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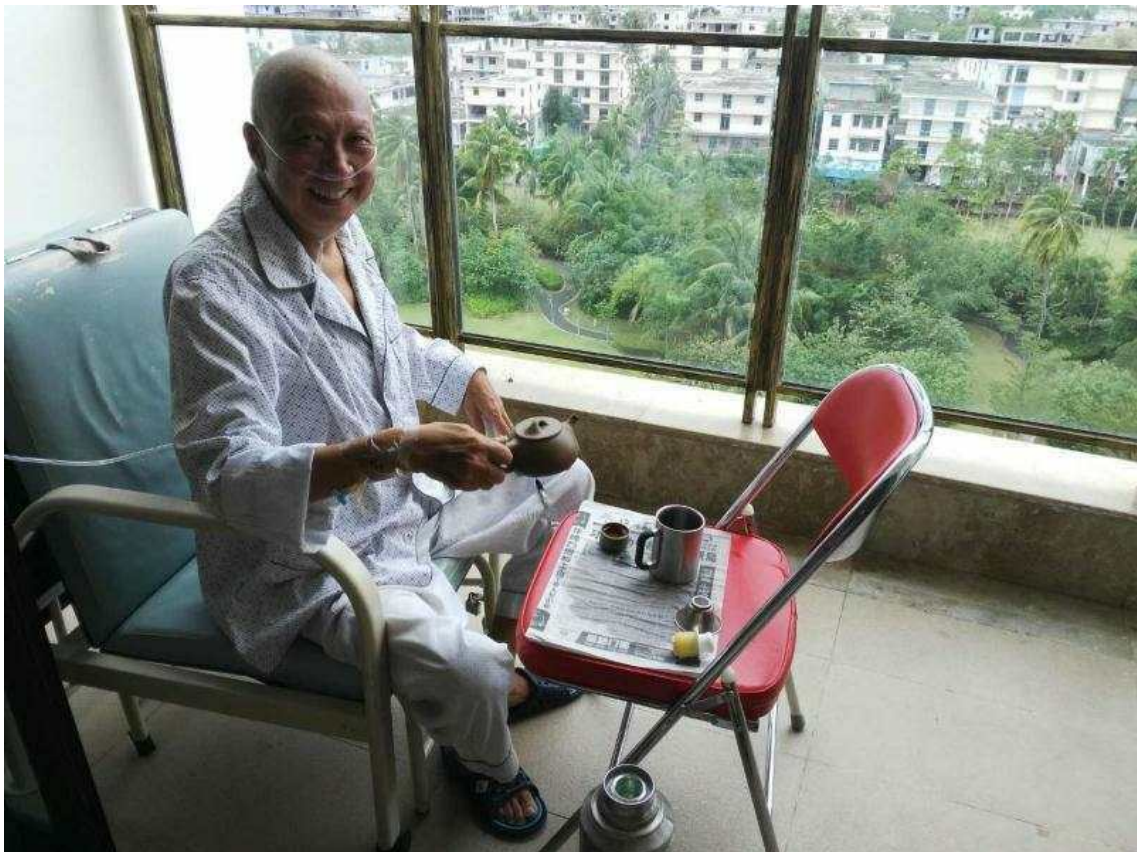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8~1

2018年2月21日

編者按：馮宛平，中國共產黨黨員，1952年9月9日生，2017年12月11日去世。特選印齊露瑩2016年10月20日和2018年1月20日兩篇〈往事〉博文，寄托哀思。



往事：人生之痛

齊露瑩¹

聽說馮宛平病了，就說去看他。約了楊松林兩口子，他剛出院，住在別墅。去了，家裡開著暖氣，馮宛平鼻子上吸著氧，說是他的肺，天稍一涼就咳嗽不止，所以暖氣早早開上了。

看馮宛平的眼睛，你會知道啥叫痛苦，眼圈略有點紅，眼神裡混合著太多的怨氣、怒氣和悲涼，一個人的眼神裡有這麼多內容，令人心驚。馮宛平在河南經濟界以智囊著稱，卻無論任何場合都坦率直言，以直接、霸氣而聞名。而今，他的肺纖維化，上面又是肺大泡，他說：“晚上一夜咳嗽，我真有那種靈魂出竅的感覺。”他剛剛接待了一個知名私企的董事長，兩人吵了一架，馮宛平氣的眼圈紅著，呼哧呼哧的喘著粗氣說：“資本家都有原罪，原罪就是從開頭就是想鑽國家的空子，起心都是壞的。”在這個企業，馮宛平投了八百萬，不求別的，只求自己的兒子在此有個好的職位。而幾年下來，說的話，答應的事，都鏡花水月，對於經濟界曾經顯赫多年的高人馮宛平，這痛苦比自己的病更剜心。

不久前馮宛平曾約我，說想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，說自己參與兩次改革的經歷。此人一向是智囊，第一次從省體改所到國家體改所，參與過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規劃，1989年以後，回河南，參與企業、地域經濟的發展策劃。心裡憋了一肚子歷史、事件和

¹ 更詳細人物的描述，敬請參見作者〈從思想者到狩獵者——學者馮宛平的“內心之死”〉，《企業觀察家》2012年5期。

看法，憋得難受，時至今日，許多事都成了往事，人也都成了故人，思思想想，他說：“有些話現在可以說說了。”

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參與者與見證者。

我與馮宛平相識大約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，當時想採訪一個正高速發展的縣級市，朋友約我同去，車上，說等一個人，此人就是馮宛平。見他，面白，形似書生。上車，說話、做派，都有幾分霸氣，匪氣。採訪地是他的實驗田之一，——縣域經濟的發展。據說，當時此地那位敢為天下先的，也是目中無人的縣委書記，對這位談笑間指點江山的馮某是言聽計從。

而此一地正在大發展，到處是新修的馬路，新植的樹，新的發展區，新引進的南方的廠房。與發展並行的是賣地，那時，地賣的便宜，各路人物都到此找尋發展機遇。馮宛平是此地發展的高參，他和一幫經濟學界精英在這裡的三級幹部會上大講發展與市場經濟。同時謀劃著此地的風雲變遷，馮宛平以想法獨特、操作能力強而令當地的領軍人物高看。

馮宛平曾對我說過，他是一個狩獵者，所謂狩獵者，是盯準一個目標，可以幾天幾夜不吃不喝的等待獵物的到來，為了做成一些事，馮宛平有這樣的心力與耐力。於是，他狩獵的結果，多是成功。

於是在省會，馮宛平有很大的名頭，正式的稱號是省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、青年經濟學家，誇他的人說他原是國家體改所的智囊，是個能成大事的人，貶他的人也不少，因為他常混跡於官場，為各色官員出謀劃策，並屢屢得個滿堂彩。人們與他接觸的會感覺是此人上天入地無所不知，對國家、對經濟的走勢遠期預測、近期預測總是能分析的入木三分。因其思維敏捷、方法簡潔明瞭、實際操作能力強，所以與官場權貴多有私交，他愛抽煙，

而權貴們送他的煙總是源源不斷。口中總是冒著白煙的馮宛平，總能在此地、彼地掀起一些引人注目的改革浪花。後來馮宛平對我說，那時候他就開始用自己的智力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了，用他的話，就是有私心了。

而無論何時，馮宛平對自己的私心和他人的私心都是痛心疾首，他說：那潘多拉盒子一打開，太可怕了。

當他離開了體改所，遠離了宏觀經濟，對他來說，是痛苦的開端。從大境界走往小環境，成為一個地域、一個企業的智囊，用他的話這是用智力來改變自己的生活，做每一個事情都有報酬，馮宛平覺得，對自己，這是一個極其可悲的過程。從春都、到思達、到銀鷓，馮宛平作為智囊，操作著一個個企業的上市，在運作的過程中，不僅深諳其間的黑幕，並參與其中，有時候為了五斗米折腰的所作所為，連自己都鄙視自己。私心，操縱著他，他操作著市場風雲。為了五斗米，或用他的話：是為了很大的五斗米，他學會了各種折腰。

人人都知道他是個頗有實力的人物，而誰又知道他內心翻攪的痛苦。在一個一個地域、一個一個企業的折騰中，馮宛平的個人財產在不停的積累。但是，錢帶不來快樂，沒有快樂。作為一個曾經過大境界的人，他連自己的現狀都看不上。也許是為了找尋快樂，他開始自己的環球之旅，立志要走遍全世界的各個國家，反正有的是錢。我看過馮宛平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照片，有的照片頗有內涵，似乎人物的心裡有無限的深與廣，我說：“怎麼這樣的神情都能拍到？”馮宛平大大咧咧的說：“高倍相機，從遠處照的。”幾年裡，他真的走遍世界各地，為了看大企鵝、小企鵝，光南極都去過兩次。說起周遊世界，他說：“走的地方多了，你才會知道人生是多麼豐富！”而他依舊不快樂，為了尋找快樂，

他說：“吃東西得吃二級保護動物，三級的都不吃。”為了尋求刺激，他甚至吃過活猴的猴腦。如此造業，依然尋找不到快樂。那天約我說事，說著說著扯起閑篇，馮宛平說起富豪與頂級富豪之區別，說：“富豪就是坐飛機去聽維也納新年音樂會，頂級富豪就是在故宮給我演一場圖蘭朶，讓張藝謀當導演，見了說，小張，好好導演啊。”我不覺莞爾，我知道，就是張藝謀給他鞠個90度的大躬，他又何曾會有快樂？

馮宛平是一個要不停想事的人，這也許真是痛苦之源。人過50，他開始周遊世界，也開始想像自己的歸宿，他想：“人死了，就是個空，什麼也沒有了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啊。”他也常想自己的晚年：“我老了幹啥？走在世界各地的大街上，一手拉著孫子、一手拉著孫女？這是多麼沒意思的一件事啊！”在可怕與沒意思之間，他活著，依然看書，想事，因為肺部纖維化，煙是不抽了。而人生的痛苦卻總在一刻不停地折磨著他。十幾年裡，投資股市、房產，他說，做啥啥賠，後來因股票加槓桿，被平倉。除了幾處房子，錢也大減。事事不如意，他每天沉浸在痛苦之中，而他最為痛苦的還是那可惡的潘多拉盒子：私心，自己的私心、他人的私心，一個社會風氣的敗壞，雖然他也曾推波助瀾，但是他還是痛心疾首。他最懷念小時候的時光，當知青時的時光，偷書讀的時光，更懷念在國家體改所搞宏觀調研的時光，但那陽光燦爛的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了。

在別墅裡，開著暖氣，吸著氧，一個富人的生活。而馮宛平的痛苦卻是無法平復，去看他的病，卻是無話可說，只能蒼白地說：“別生氣，你的負面的情緒太多了。”回來，總覺得該說點啥，在微信上問了句：“去海南了嗎？”他回：“還沒有。”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下去，說身體，說心情，馮宛平是一個極其聰明

的人，我知道，說什麼都是白說。於是無語。他的痛苦，無人可解……

人生是苦，此言不謬！



往事：逝者如斯

2017年12月11日，這晚，10點過，忽接任遠微信：馮宛平心臟驟停。

前一天，接任遠微信：海口。可昇降擔架把馮宛平從擔架上往專機上送，說是到北京協和醫院換肺，看著微視頻上衰弱的馮宛平，心有不祥之感。第二日，就接任遠微信，走了。接著就是楊松林微信，發了個淚如河的表情。走了！想起《紅樓夢》好了

歌：了即是好，一了百了。

這些年，生死見得多了，原來那些痛都淡了，知道人生在世，就是這樣來的來，去的去。一個世界，每天有多少人死，就有多少人生，所謂前赴後繼，以此類比，太形象了。

心如靜水，知道朋友走了，當送他遠行，就拿出地藏經，坐下，專注地唸，心很靜，卻似有無際潮水在湧動。世界、虛空界，無數生命來了，走完自己的路，又走了，後來的人又開始一個新的輪迴……每年花開、花謝，雖說依舊粉白粉紅，而那花卻已不是曾經的花。

記得第一次見馮宛平，抽煙，嘴裡煙囪似的，不停地冒著白煙，煙都是他人送的，送煙的人只為借腦，馮的腦裡多是如何成功，送煙者各個非富即貴，馮門終日車水馬龍。而最終此君毛病出在肺上，醫生說：“抽煙太多”也算因果。

和馮宛平，原只是工作上的交道，後因雜誌社約寫一篇文章，這才有了後來的交集。當寫此君時，深入瞭解，才知道竟然是中國改革開放史所不能繞過去的一代人。

再後來就有了多次聊天，此君極聰明，遇事宏觀著眼，又重細節操作，所以做事成功率極高。而與人相交，此君一入利益圈而常常錙銖必較。總是江湖風波重重，而我們之間不涉利益，應算朋友。

有句俗話，寧跟聰明人吵架，不跟糊塗人說話。馮宛平曾是1989前國家智囊班子成員，思維之敏捷，知識涉獵之廣，則令人慨嘆。

那年此君周遊列國，給我發來不少圖片，有各國奇聞異事，微信上，馮說得津津有味，我看，隨意回了句話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。此君不吭聲了，我也一笑置之。馮回來，我和楊松林去看

他，閑聊，馮突然問我：“你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，空是什麼？色是什麼？”我答：“應是物質與變化吧？”馮說：“對，原文就是這樣，後人把它翻譯文了。”此君博覽群書，治國經濟都看，以此君為人，我總覺他距哲學佛學甚遠，不想卻是都有研究。

而研究只是研究，卻是心性迥異。50歲，是他父親祖父故去的年齡，種種原因，就在這個坎上，馮宛平退出江湖，一個愛想事的人，凡事總要窮究到底，他總在想人生的終結：“人可以有無數種死法，死在301醫院，享受最好的醫療條件，死在一般醫院，死在自家床上，無聲無息，死於非正常死亡，死於壽終正寢……”我不禁驚訝，他對一個人臨終之時竟有如此細緻的分類。他告訴我：“我骨子裡還是儒，儒是不信鬼神的，死了就一切俱空，空是什麼？是什麼都沒有了，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！什麼都沒有！”而馮宛平說他是個儒，儒的入世、進取，使他從小對死就只有兩種概念：“或輕於鴻毛，或重於泰山……”他想，卻想不出第三種概念。於是，又是糾結。我說：“按佛學的說法，”話未說完，他就明白：“那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，又一遭輪迴。”此君無所不通，卻總是糾結不已。

從那時，花開花落，又十年，十年裡，他周遊了全世界，所有的國家走過來了，說是還有幾個附屬地區還沒去到，一個地球，他走了個遍。最後，在非洲一個很小的附屬國，沒汽車，坐一個小摩托栽了一跤，受傷，歸來，從此，再不周遊列國。

此時他已60，說：“60了，我已不怕死了，魯迅寫阿Q，最後要畫一個圈，魯迅真深刻啊，我也準備寫點東西，過去不想說，現在能說了。”幾次約我就是此事，東西在他肚子裡，只能他先慢慢往外倒：“我先找個助手，把東西整理出來，你再看，再組織提煉。”

寫東西，能讓馮宛平認可，是一大難，前次寫他，給我談的極其坦率，自己的弱點，也毫不避諱，這讓寫作者容易把握，而在特定環境中他的獨特經歷，又令人能從中把握一個時代的脈搏。寫這樣具有大時代中特定人物的東西，是一種自我提昇，毫無粉飾的寫完，先給他看。看完後接他電話，說了一些具體的細節，又說：“你可不能把我寫成個財迷呀！”我哈哈的笑：“我是按你說的寫呀。”於是，就讓他自己改。

豈料稿子改過一看，加了他辦公室的橫幅：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”我不覺好笑，比我寫的還愛財。因文中一些時代的特性，寫到他內心深處，所以，以後又找我幫他收拾他的自傳。

寫自傳，是他最後給自己定的目標，因為肺的毛病，終年在海南，2017年10月回來，約我見面。見面的頭一天，楊松林來電話，說他一回來就發燒住院，病剛控制住，卻一定要和我茶社見面，楊松林說：“我說讓你到醫院來說說話。他不能再跑出去。”於是就到醫院，與楊一同進病房，他正在擺弄吸氧機，人極瘦，已經一刻也離不開吸氧。坐下，說話，對我說他的寫作計劃，寫他的祖父，他的文革中河南第一個被批鬥的父親，寫大躍進時，河南第一個放大衛星的他的母親，寫他的兒子，因為兒子的誕生使他有了私心，寫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改革中的功與過和心態變化。邊說邊問我：“你說，寫這些咋樣？”我說：“這些都有歷史價值，應該留下來。”他說：“那我就寫，寫完你幫我整理。”看著他衰弱的樣子，我知道不能拒絕。他又讓我看了他手機上已寫的開篇，因不會用拼音，他就在手機上手寫，寫不知將會有多少萬字的長文，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啊，人有多大的心力才能如此？看文，他很努力，但都是概括性語言，因知其不行，有點為難。沒想到一向霸氣的馮卻極敏感：“別嫌我寫的不好，我已經

很努力了。”對病人，自然不能說不好，我讓他只寫事件和當時的想法：“剩下的事就交給我。”他的夫人劉先琴背過臉給我說：“這次回來，傾訴慾和寫作慾極強，還老發脾氣，也知道自已沒有多少時間了。”我明白，馮常年一人在海南，傾訴慾強是自然，寫作慾則是因為自己要把最後的圈畫圓，這是他幾年來的心願。

這一面，就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了，其實，都在意料之中。當時，楊松林就說：“你的肺，看來只能終老海南，別再回鄭州了。”鄭州的氣候已經不能讓他養命了，稍有起色，就準備啟程海南，臨行前，我們通了個電話：“我就只管寫，寫了發給你，將來……”頓了一下，因為知道他的肺，已經回不到鄭州了，他也很無奈：“海南人民歡迎你！”說者、聽者，心裡都明明白白。

馮宛平心裡明鏡一般，知道自己的病，自己的命，對這個世界，已無過多奢望，只想趕早把該做的事做完。從此，他抓緊每一點時間，努力的寫，在手機上寫，有時，一天寫三晌，寫一晌給我發一篇，像是在以命相搏。

在鄭州不行，只得又回海南，飛機上，因氧氣不足，馮宛平上演了一場生死劫，暈厥、大小便失禁，以至於飛機差點緊急迫降，到機場立刻搶救，生死時速，猶如上演一場驚險大片。在海南，真的住進了 301 醫院，當馮宛平病情稍好，又恢復了他的手機寫作，講了他的生死劫，我問他靈魂出竅的感覺，他回復：“遠遠的轟轟雷響，由小音集成大作入腦，自覺頭將爆裂，意識將失時大呼我要走了！大小便溺出身輕爽……”

301 醫院，是他心目裡人最終的最高境地，此時不知作何感想？折騰多日，一位他結識多年的人來了，當年馮宛平能呼風喚雨時，此人的老闆見他都點頭哈腰，而今老闆早不露面，派此人

來敷衍一番，馮宛平意不平，寫些相關文字，我不以為然，說：“不痴不聾，不做阿翁。留點氣力，寫寫你的爹媽，那才是有價值的事。”未有回應，但下午，就看到寫他父親的文字，他寫到父親的文學聖地，景仰的魯迅、瞿秋白、巴金、甚至徐志摩、柔石。找尋他父親那代人的思想軌跡。寫著寫著，又寫道自己小時的家庭，文革中的漂泊，一篇一篇往下寫，速度很快，也頗有價值。因此君剛過去一場劫難，怕他過勞，就勸：“寫寫，歇歇，以後日子還長，注意身體。”我正在寫自己的東西，手機就放在電腦桌上，常常滴滴一響，就知道馮宛平又寫了一塊，在我的意識裡，此君在與時間賽跑，而我覺得，過去這一劫，應再有一段平穩期，更何況，該寫的東西沒寫完，對他這樣一個人，是不甘心離去的。

當他離開了江湖，寫作——畫完最後的圈，就成了維繫他生命的支柱。

在他的行文中，在父輩的身影中，我看到了上海工人運動的歷史，看到了他在文革中的衝動與漂泊，看到一個14歲的孩子，擠在火車上，找尋他父親的足跡。

正當他的寫作漸入佳境時，又一次病危，又一場反復，靈魂出竅後，他又想到了自己的一些致力於中國改革的同道：已故去的鄧英淘、為國謀大於自命的白南生、張少傑，思思想想自己後來為稻粱謀，甚為自慚。

一次次的病情反復使他頗具危機感，他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初心，他寫道：“嚼嚼歲月，品品行為，我也曾有過金色年華，在無望之地有望的讀書，身著布衣卻為國為民而憂之再憂，一有機會就無私奉獻為國效力，那是我一生最美好，生命中過上真正意義上人的生活。”由此開始，他寫到當工農兵學員的一段和一幫

同學同道追求真理的日子。無憂無慮日子，卻有憂國憂民的思想，他是如此懷戀那一段時光，也就是從那時起，他有了後來參與國策調查實施的經歷。他心裡，那段時光充滿金色的陽光。

寫到此時，楊松林去醫院看他，不顧氣喘，與楊松林說到那時的日子，說到他們去圖書館竊書不為偷，極為快樂，哈哈大笑。

隨後的日子裡，馮又想到父親在挨批鬥的日子中，給他講到的開卷有益，講人性的複雜，說讀書只求一得，馮想：一書一得，萬書萬得，天下父子間的大愛無非如此，而家族傳承就在那種悲涼的境遇中。

11月27日，他在微信中發文：南懷瑾精言：“大度看世界，從容過生活。”我看了一眼，想，此君真要脫胎換骨了，如君之心力，再有解脫之念，能成為大明白人。不料第二日，又發一文：“鬼谷子勸世良言，做人不要太老實，層次越高的人越懂權謀。”看了一笑：到底江山易改、本性難移，想想他後半生為利益的各種謀篇佈局。就評論：“道也、術也，君一生為術，惜哉！”

又是靜默，馮宛平泛泛之交時，只覺此人恃才自傲，頗有匪氣，霸氣，而隨著日久，能發現他嚮往崇高的一面，也有極其敏感的一面。人太聰明，即使識見不同，針鋒相對，倒也吵不起架來，因為話裡的話，他自知，人具有反觀能力。與這樣的人說話，能直指靈魂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馮回了一幅照片，竟是一瓶裡一捧花，留言：“謝謝你20多年的關心！這是我的親手插花！”我不覺詫異，此君一向家國天下，竟然插起花來？令人頗有不祥之感。而20多年？我心算了一下，正是去新鄭，他抽煙，抽的煙囪似的口冒白煙。一晃已24年矣。是為歲月無敵。那時的他，已不再為國而謀，用他的話，用自己的智力去創造財富了。

2017年12月11晚，在北京協和醫院，馮宛平心臟驟停，帶著他極強的腦力，帶著他對歷史的見證和見解，乾淨利落的走向另一個世界，只是他想說的話只說了一個開始，雖說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，但那段曲折的歷程，將給後人們帶來一些深刻的昭示，可惜了！

三日後，與遺體告別，他的兒子憶起他曾經喋喋不休的教導，自有衆多謀財之道，但最後一句重重的告誡：“如果將來能為國效力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棄。”惜哉，初心！惜哉，這一代人。